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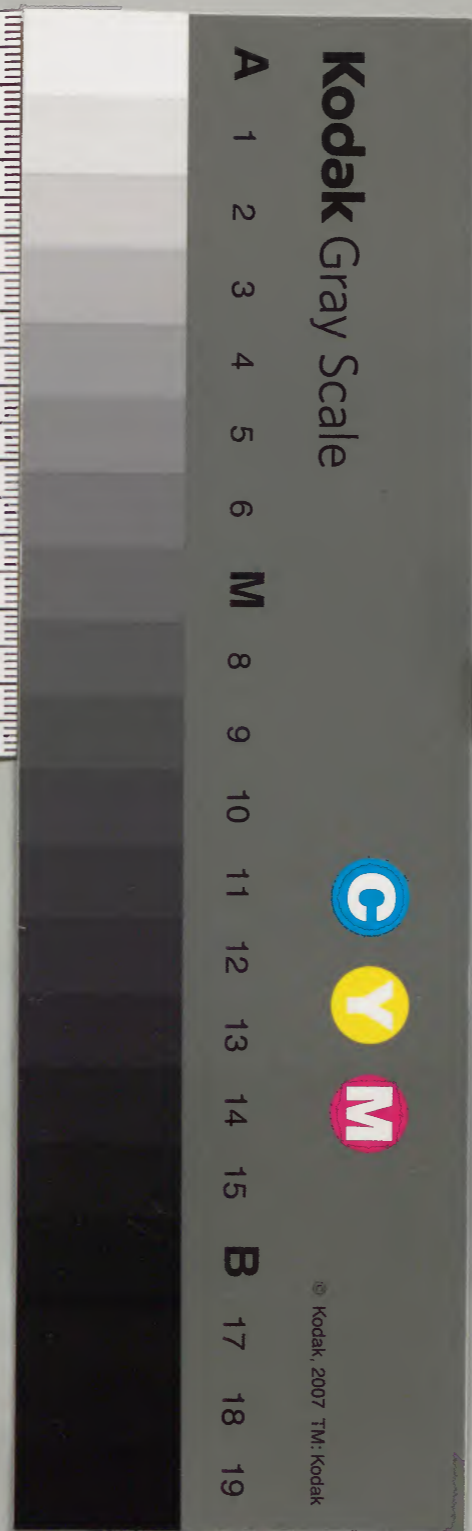
老子羽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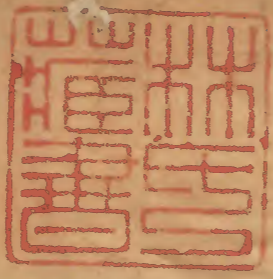
卷之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066
冊數	3 (1)
函號	311 196

311-196





老子翼序

淺草文庫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為
譚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夾有以居
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
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詘也。即
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也者。剛之對也。道
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
非言柔也。明無為也。柔非即為道。而去無

爲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
柔以求之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
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
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不
至絕而弃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
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
無也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也其名
爲輓斷有之無者是卽有以證無者也其

學爲歸根苟物之各歸其根也卽芸芸並
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
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卽道
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卽空得有而不
得無故老明有卽無審知有之卽無也則
爲無爲事無事而爲與事舉不得以礙之
矣斯又何絕弃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
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

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譚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合也。自以為道在此矣。顧二十季以來，觸塗成室，有室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既久，浸以成疴，偃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嘆曰：鄉也。

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滅識以趣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真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意見，寂無影響，而余大幸為無事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舉呂相訊，余以近寤疏之。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為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編讀。

之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叛道離
經之語雖徃徃有之而合者爲不少矣吟
言迴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
爲盡宥成子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爲黃
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皆已出也
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
於是輟不復作第取葺人所疏手自排綴

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公方解陰
符未竟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者今姑
敘之藏於家

告

萬曆丁亥冬仲焦竑弱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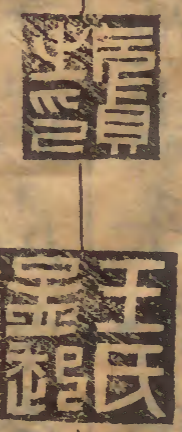
老子翼序

夫老子所貴道無為故其著書稱微
妙太史公謂其言至深遠矣老子豈
故創為異說以滋天下之惑必使人
若其道而化哉夫亦見所獨到處甚
高故其言始不與世合夫天地人物
其初果有乎誠無之也探造化之

源發玄微之妙旨致虛守靜自有
無乃可長生久視耳至若雄雌白黑
剛柔取與迺其所明御世之術恬淡
無為之妙也詎淺又未深于道者所
能測哉嘗攷軒岐氏之言曰無勞爾
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則所謂無為
者蓋有自焉而非故為異說者也迨

後世宗老氏者出群起而異之則各
持所見喜為高論老氏之書不為天
下裂乎吾友焦弱侯氏深嗜其言而
洞析微旨于是窮搜博採取其旨以
究玄言明至道者萃以成編命曰老
子翼蓋可羽翼道德者乎余因而命
工梓之叙其所自得者叫云

萬曆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



老子翼目錄

卷之一

采撫書目

上篇

卷之二

下篇

卷之三

附錄

考異

老子翼

目錄

七

老子翼

采撫書目

洪武御註

開元御註

政和御註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 有解老喻老二篇

河上公註

嚴君平指歸

鍾會註

王輔嗣注

鳩摩羅什註

肇法師註

傅奕校定古本

唐太史令有老子註今惟古本一篇存

杜光庭廣聖義

後蜀廣德先生天復辛酉著廣聖義五十卷

陸希聲註

唐相

李約註

唐兵部郎勉子

顧歡註

李榮註

司馬氏論四卷

溫公

王介甫註

蘇子由註四卷

元符庚辰造

陸師農註

宋中大夫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註四卷

元豐間進

王補之義

元外

王元澤註

程俱老母論

見北山集

陳象古註二卷

丞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陳碧唐藏室纂微 熙寧間造

薛致文纂微開題科文疏

李息齋註 嘉謀著道德經先天道德經二解藏本

強思齋玄德纂疏二十卷 乾德間造

章安解義十卷 政和間進

江澂疏義十四卷 政和間進

鶴林彭耜集註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 本來子紹興間造

程泰之註 大昌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乾道間造易老通言

趙秉文集解 宋學士

時雍全解

龍興觀碑次解 無名氏

葉夢得解

劉仲平註

劉巨濟註 涇宋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道德經

黃茂材註 知荆門軍事淳熙間造

林庸齋口義 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

白紫清老子解 王蟾

劉師立節解 真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 大德間造

丁易東解 石潭大德間樞密院編修

吳幼清註 激

林志堅註

盱江危大有集義

鄧錡道德三解 大德間造

張嗣成訓頌 至治間造

李道純會元 至元間造

杜道堅原旨 當塗人 大德間造

原旨發揮

薛君采集解 蕙亳州人考功郎中嘉靖間造

王純甫老子億 道武城人祭酒禮部侍郎嘉靖

李宏甫解老 載警濼陵人姓安太守所著有李氏春秋老子解莊子內篇解心經

焦氏筆乘 余用讀書所劄記問及老子者今悉附入

老子翼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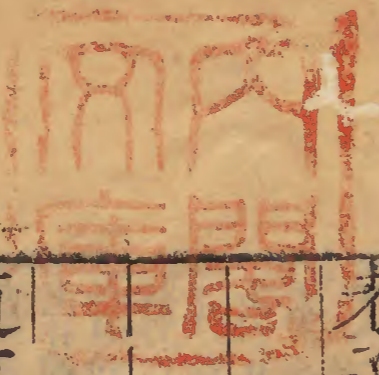
北海焦 竑弱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恆久不變也。母者言物自此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又邊際也。歸也。陳景元曰。大道邊有小路。曰徼。丁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以無名有名為讀。或以無與有為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可以無與有為讀乎。常無欲以



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有常無常有為讀者有無
欲有欲為讀者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
語則於常無常有斷句似也然老子又曰常無欲可
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子為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
也

程俱論

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
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
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
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不見設為乘者三演為
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
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
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
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文之
將以示天下迥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已者故
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
所具也若夫于聖之所
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蘇子由註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
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

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
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禮智亦然
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
可道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
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為天
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
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
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
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
於微而不知其妙則鑿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微
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
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
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
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
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
以有加矣

呂吉甫註

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
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非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
各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為道而

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
 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
 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
 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天
 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
 有無名有無無則一亦不可得有無名則一之所起
 矣名爲一而未有形也既謂之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
 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
 見也故惟常爲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
 無疵于此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于小矣方其有
 欲也則萬物并作而芸芸于此觀其微故曰萬物皆
 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惟小所以見其妙惟
 大所以見其微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頽其名異而已
 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
 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
 之玄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
 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玄乎一
 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
 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

之妙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万物之所以
 妙出于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李息齋註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
 變至于念遷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

所謂道則无始无終天地有尽而此道无尽是之
 常之爲道不可行而至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
 非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真常
 之理已具于无名之初故无名為天地之始及天地
 既判高下之名生万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
 母也聖人體真常之道以出入于有無之間故妙者
 大道也無也微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
 同入而歸于无吾欲觀其微則與微同出而遊于有
 妙即微不微即妙有即空空即有玄其本同其未異故同
 謂之玄不微即此也至于玄之又玄即能使衆微之間
 無非衆妙是謂衆妙之門言其于
 微妙有無之間无揀擇而皆妙也

筆乘

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死者德之微皆指尽處而
 言蓋无之爲无不待言已方其有欲之時人皆執以

爲有然有欲必有尽及其尽也極而无所更往必復
 老子翼 卷之一 三

歸于无斯与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雖
 然老子亦不得已為未悟者言耳實非舍有以求无
 也苟其舍有以求無則是更有外更有無安得為无蓋
 當其有時失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故不滅色以為空
 色即空不捐事以為空事即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為
 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為對无之有亦惡得謂之常
 元常有哉意安得知
 常者而與之一論此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
 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
 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音聲夫

傾不平也生成形傾和隨皆以
 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處上

陸希聲註

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于情以適情為美
 逆情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
 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
 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
 異以殊異之情外感于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无主
 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
 于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无之相
 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為治
 者以情化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
 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資猶先後之
 相隨也于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万
 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固已善
 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固已信不信者吾
 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无弃物教无弃人使在物无
 惡在人无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
 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體无名則無為
 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
 性若无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物而不有其用如百
 工之為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而不居其所

夫惟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蘇註

且善哉彼不知有死長短難易高下声音前後

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前而有長于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于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為死為之之心當教而言死言之之意夫是以出于長短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万物為我作而我死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死為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于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于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呂註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而欲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

乎道矣自出于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

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于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後知有鳧脰之短有鳧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而百谷為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而川瀆為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為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不善夫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為往來興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于無為以常名行教而教出于不言事出於無為則終日為而未嘗為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然者無往不妙無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為與為之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為不為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在已

無居夫將
安去哉

卷之一

五

陸農師言善者天下之真善也真美離斯天下皆知美之為美真善散斯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故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于真善混于真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為徒與造化為友者矣若然者萬物與之出而不辭吾何容心哉

王无咎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于為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不有萬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為

然後成此
其序也

息齋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微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為美孰為惡孰為善孰為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為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一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于物之先順物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吾而與之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于未而居于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能去

老子翼

卷之一

六

物不居于未而居于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能去

吳幼清註

五者皆言其偶獨聲音不言者蓋止曰關則其有闢翕清濁則人不知其為言聲音也言聲音則其偶也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為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為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為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為美為善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此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

無為則無不治

治去聲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夫音符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蘇註

尚賢則民取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不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術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即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

呂註

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心焉故雖察天下之齋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聚天下之財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于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民之盜常出于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為盜矣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

老子翼

卷之一

七

者賢也。小人之所以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不尚賢者，非遺于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以存諸心，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也。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也。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為之非所利，故不敢為也。夫唯如此，則為無為而無不治也。

李宏甫註

盜國皆起于見可欲也。故上者爭善其次志亂矣。惡能治乎。太上於此豈真有以治之哉。亦曰不見可欲而已。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不，見有可欲，可尚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之所以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敢為恃亂爭盜之事，則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有欲，無知則已。聖人者，又日引之使有知也。陳之仁義禮樂，導之法制禁令，設為宮室衣服車馬冠婚喪祭之事，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從而節其無窮之欲。

是猶汎濫滔天而徐以一葦障之也。胡可得歟。太上則不然。常使混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為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于無為矣。夫無為由于無欲，無欲由于無知。夫一人何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曰：太上者固自謂未嘗有知也。固不見有可以治乎民者，而使吾心之欲之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

帝之先

沖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羣化皆處後，唯道獨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

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

蘇註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

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弃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于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沖者陰陽和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乎天光者塵之外在光不皦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盈虛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以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

了爭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形器之先可知矣

息齋註

道沖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為之志挫其銳者不必為也未嘗有畏而不為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為也未嘗取善而為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為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于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邵弁註

鏡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已言下二其字以人言

宏甫註

夫沖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歸之而不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

夫一窮 夫一窮
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于世同塵以諧
于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
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歟
夫海為眾流之宗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已矣
聖人為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兮而已
矣彼騁能挾才露光駭眾者皆自以其有而求通于
物者也非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
乃可以為萬物之宗而其誰能信之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橐他各反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

所以鼓橐也屈鬱也抑而不申之意數音朔屢也

蘇註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歿

設之于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重而奔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

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歿生得喪吾無與焉
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籥也方其一
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
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
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眾形者亦若是而已矣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
言數窮不如守中

呂註夫道冥于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

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
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
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者
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
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
仁哉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
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為物唯其虛而不屈所以動
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于不言而已
言無言則為無為可知也發于聲而為言見于事而
為為或言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

老子翼 卷之一

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于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安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于不言矣言出于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者也無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為務也

王純甫註

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橐籥喻聖人存神戒之言也蓋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中也不虛也無也不可言且名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為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于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于道德也自史遷已然況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

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

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問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如七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什玄牝又指一處為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蘇註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

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

呂註

谷有形象也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

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

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歿不歿則不生不生者能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為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為道之生天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邪則惡觀其存哉若存而巳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無所容心脗合而已何勤之有哉

杜道堅註

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于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註 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無極者是也天地生而不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眾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註

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于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于玄牝玄牝之體立于谷神之不歿不歿則不生不生者能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人豈以其有其身為累哉緣于不得已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存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程俱論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

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今
 一受其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
 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
 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
 身愈病其不為中道天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
 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
 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
 以有其生為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
 外于道而求生者乎未之思也

息齋註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
 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天未嘗愛其施地

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
 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
 天地同流故于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
 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所得以非身為身故天下
 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
 成人之私物得其私
 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

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

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治去聲。夫音符。尤過也。

蘇註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

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其
 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
 于形。則于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
 有若此者。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適。善地
 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
 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
 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畱于一善
 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畱。于
 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
 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註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
 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

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為道幾于道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君則善地蛇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故以心則善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派為川谷其委為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于不爭而以君善地為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無尤

吳註 物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澆濯有利萬地故幾于有道者之善也彼眾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也者之善皆擇取眾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于處下有似于水

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眾人所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宏甫註

言天下之善者莫善于水而聖人之善若之何謂善蓋凡利于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又未必能澤于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眾人在處上彼獨處下眾人在處高彼獨處眾人在處易彼獨處險眾人在處順彼或處逆眾人在處潔彼或處穢所處盡處眾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為上善也君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蘇註

知盈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

老子翼

卷之一

十一

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

鏡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鏡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

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呂註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彼勿溢則如

鏡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鏡故曰揣而鏡之

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

法天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

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日退已其法天之道

乎之謂

元澤註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

于度情銳者利干入物目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

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而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

人因時乘理而接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

也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

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誠以為已

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于坐蒙憂

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君富貴而不

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宵然不知其在彼邪

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工乎苟非無

我之妙其何以與于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師立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

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

非必處山林絕人耳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

之域皆可

勤而行之

息齋註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為善也知其

知銳而揣已為不善况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

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未

能驕物先喪已心是為自遺其咎四時

之運功成者退天道如此况于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

一

卷之二

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營魄雖滯載而乘之言無任著也。訓營為魂為衛為止。皆于義未協。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而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況以此載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滌如水之濯除。如糞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畜許六反。養也。長上聲。宰制也。

蘇註 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

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于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鬼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濂除塵垢。盡矣。于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于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微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者。亦不失時。

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莫不有道也非
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
然而未嘗有能知之乎明白四達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
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有始
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
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
以生畜萬物又無不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
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註 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
不為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夫
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為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
魂魂與神往來而魄有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一離
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無隙之
謂也雖已為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為如其生
之始化則能無離矣能無離則專氣而分致柔而
無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
妙凡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所以養中者如
此則雖愛國治民不以事累其心而能無為矣內之
滌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為則天門開
闔常在干我而能為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

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于無知則真知也是其所
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
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
以為天也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息齋註 載初也營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
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
氣之效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知能如
兒乎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
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
周以事治國始不治清靜臨民將自化故曰能
無為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闔變化所出然
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為雌乎
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為然猶為靜塵所累
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為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
于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為有
為而不恃以為功長而不自
以為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張甫註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
營魄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焉耳矣抱元守

夫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庶乎知神之為矣營營衛衛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為抱一矣暇疵未滌則玄關不開玄關不開則形質雷閱滌除玄覽而不能無疵則可為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為之而民者不免役神以治國是二之也安能抱一而無難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自主也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此無他皆起于不知神之所為故也夫神至虛也虛則自然明白神至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之然惟其有知也神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則魄載神無知則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為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嗚呼盡之矣

筆乘
 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有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有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魄陽曰魂是也大氏清虛則魄即為魂住著則魂即為魄如水凝則為冰冰泮則為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營日趨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為無滌情歸性衆人離之而為二我獨抱之而為一入道之要孰切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而非嬰兒其孰能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謂疵則學首且之為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入眼成翳以覺為礙以解為縛可勝病乎是故當滌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輓斷為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雌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

于生之畜之為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為也為雌也
無知也則生而不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
德而何關乎子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
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說亦甚明矣細老子者猶
謂其弃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攻
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豈不妄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平聲埴始然反埴市力反考功記曰埏埴和埴
也和水土燒以為陶也半門曰戶牖窻也

蘇註 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
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
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呂註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

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
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乎無
其則下遠矣至于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
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之為利而無之為
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為用而無有
之為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
未嘗有物也所以為無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
以為有之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

吳註 輻輪之轂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
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為器謂以水和黏膩之土
為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
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
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
然車非轂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
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藏室非戶
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
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
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入之實腹有氣所

木

以存身所謂為用也故取三物為喻

薛君采

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即有而無之為用則皆忽而不察

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改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

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令並平聲爽平聲差也行去

空與聲相空與聾何異為腹猶易其背之意不

腹知足聖人為之目視外

蘇註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為性而未

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

騁而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為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呂註

失其所以為目者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為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為口者味而非味也屬乎五

味則失其所以為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

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

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為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

難得之貨為尤甚腹無知者也有欲之追求取此無知

息齋註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聲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亡田獵馳騁取貨無

厭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于內而耳目心口分神之為視為聽為嘗為知若視不

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
 于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于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
 奪于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
 易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為目聞不以聲聞
 聞為耳嘗不以味嘗為口知不以心知為心是
 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
 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
 于外腹止于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吳註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為實腹而
 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
 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為月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
 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為外邪所實然目必
 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外不可必靜惟動
 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染
 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于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
 四勿必先曰視釋氏六
 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

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
 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

託天下

為吾之為夫聲貴大患若身當云貴

蘇註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

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
 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
 于寵則寵固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
 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
 而已貴之為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
 履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履患而教之
 以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為難而大患去矣性之于人
 生不能加成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
 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志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
 性而惟身之為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

疾疾病之變攻之于內寵辱得失之交攫之于外夫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矣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所以驚于權利溺于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呂註

寵者畜于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既得之則驚失之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之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則貴之有大患者亦若我而已言身則知驚之為心言驚則知身之為累也無心則無驚無驚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累則無患昔齊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魏巍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

以身為天下者可託天下貴而罹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元澤註

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緒皆作豈非大患乎市南子有曰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者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于人唯聖人能免此二者萬物與我為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形為己故形之所遭觸途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不忘因譬貴之若身遂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母我理與是同學期于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弃而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聖人所為濟世也亦何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為濟世也亦何患之有其于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筆乘

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也則寵為下矣寵為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然驚

者觸于物而無著者也。過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于身也。無其身則無患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與辱同。則何辱。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而顧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譬而為之。如不輕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寄借以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夫王子搜。惡為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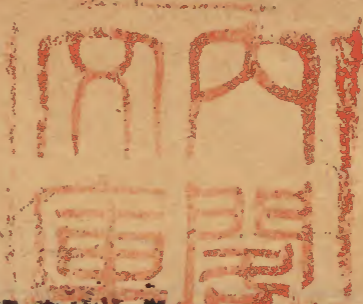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搏音團。執也。詰契吉反。皦也。

古曉反明也

李約註 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尚不立。何況于三。凡物皆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皦。無下故不昧。繩繩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復歸于無。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恍惚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不見其後。無去日也。自古有之。謂之道。今欲執之。未得其方。惟虛其心。道將自至。然後執之。以御羣有。無不理矣。

蘇註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于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



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
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
一則日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
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
者皆麗於陰陽故上暎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
不暎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縮縮運而不
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
于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
非無也古者物之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
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恍惚道無所不在故無
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也恍惚道無所不在故無者
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呂註 視者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
黃不可名之以無色也曰夷而已聽者無有也
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
聲也曰希而已博者無有也故博之不得雖不得也
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
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出能沒能甘能苦能澶能
香不可名之以無形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
者或可以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

可以致詰則隳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
聽也搏也混而為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以心混而
為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如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
光而下為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暎其下非
土也故不昧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
名故復歸于無物而已雖無物也是謂惚恍惚則不
疑于無物而未嘗無物也是謂惚恍惚則不暎不
疑于無物而非無物也其始無前故迎之而不見其
卒無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
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長于上古而不
為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所謂古者非異于今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
今者非異于古也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
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自來所謂
無端之紀也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執
之以為德矣
執德之謂紀

元澤註 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
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

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昭然為
一矣推而上之至于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
道之情得矣

李榮註

三者希微夷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
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為一不一不

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
一三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
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
息齋註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
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為色

形器之所囿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
混而為一雖寄于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未散
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
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雖歸于
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
惚恍惚恍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
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
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

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
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
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
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
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係此道者不欲
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強其文反豫猶皆獸名
豫象屬也權右謂犬為
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
不果謂之猶豫儼矜莊貌渙散也木未斲曰樸曠空
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
也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為之容
也敝缺能敝也無事更改能新也同然皆得能成
也純甫曰能讀如耐耐敝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之

蘇註

粗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敬未嘗惰也若米將釋知萬物之出于妄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偽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而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生于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物未有不敝者也夫唯不盈故其敝不待新成而自去

呂註

古之善為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為士也雖未至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聞之固已全盡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乃所以成聖而盡神也微而後妙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

唯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為之容而已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儼若畏四鄰閑邪存其誠非物持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為主也渙若冰將釋方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俱融也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辨也人皆昭昭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無所不出矣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而欲當則緣于不得已平氣也順心也乃所以徐清也緣于不得已乃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體沖沖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係此道者不欲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人之累于虛也累于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則能不敝者鮮矣夫唯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雖敝不敝不壞則不壞不敝不壞則不新不成矣

元澤註

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藏于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持為

士者異于此矣故稱古之善為士者豫者先事而戒
 之謂至人無心于物迫而後動冬涉者臨事逡巡若
 不得已也莊子曰不從事于務可以無戒而猶戒曰
 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故常如畏鄰斂行而不
 縱也儼若容不以事為已任故其容寂也人生之始
 同于大空凝為我體如水有冰故為道有水解凍釋
 者事至于此其容已不滯于一體渙然將釋矣竊嘗
 原之人性如水為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者反
 本而已矣材未為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冰釋之
 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離于人偽故若樸也性全
 不虧而不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庶也
 水性不清而濁者混于物至人不自潔于物故渾然
 若濁者也澄性與澄水同加功則動而彌淵唯靜以
 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
 靜之徐清歸于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主終則有
 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
 為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
 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微
 妙之文同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
 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

則有餘水之不得故有道者不嘗盈而其用不窮也
 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
 物而不散以其無散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散生于新
 敗生于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散敗矣苟得道之初矜
 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
 不敝此篇句向有序以至干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
 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
 芸芸作之狀也常即常道之常以其為
 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為眾父父故曰天
 蘇註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
 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況其他乎不
 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已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

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
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于性
皆復于性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濤瀾之生
于水而歸于水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
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性可
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
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命仁義禮
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
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
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止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
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擗于前必求而後
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其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
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
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
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
為我足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其作也雖天地
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
常存矣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
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于一
時而失之遠矣方迷于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

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將哀而憐之何所
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
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猶有形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于
矣此

呂註

保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
復衰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
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
乃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
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
也然則所謂虛者非虛之而虛也直莫之盈故虛也
所謂靜者非靜之而靜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
知而莫足撓心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
以生者也夫唯靜則復其所以生而能命物矣故靜
曰復命道至于能命物則常而不夫矣故復命曰常
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孰加焉故
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妄而已能知
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為一矣故知常容萬物與我

為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物與我為一而無私焉大也天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聖然後至于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為道而至于常則盡矣故道乃久沒身不殆久而至于沒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筆乘

致虛而不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木嘗于有觀無故耳試觀萬物方其并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為觀復復者復其始也夫未能觀復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真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理性非不妙矣而猶有妙在焉舉此而窮之盡之了不可得斯為至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有作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作謂之真常此非明者不能知也知常則靜則吉不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于妄也自是而非彼必不能容知常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哉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即命也至此于道乃全而可以

久可以不死
特其餘事耳

大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賢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

目然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
有之今從吳幼清本

陸希聲註

上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迹故下民知有其

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眾庶侮之於乎心之有孚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貴重爽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斷離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于世矣

今

蘇註

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

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又其次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聖人自信有餘其于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呂註

執大象天下往由天下方且釋我而忘之其迹以尚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欲不言而諭之而後諭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于信之不足而有不信況于畏之侮之乎然則欲使信至足而不至有不信者安何如哉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也行不言之教則處無為之事可知已至夫功成爭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為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而莫知為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吳註

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為

父冊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于民有不可以其實者焉而日趨下華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此下言太上不知有之之事猶兮見前章貴寶重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如大行之疑進退却蓋聖人不言無為俾民明受其賜得以各安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為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

蘇註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

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

無警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
紱紂也涸澤之魚相响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于
湖江

王介甫

道隱于無形名生于不足道隱于無形則無
小大之分名生于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
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
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
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
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于已之君謂之忠忠于
他人謂
之叛

呂註

道不可名名之為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為仁
義豈道之全哉則有仁義者固大道之廢也賊
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有眼而內視內視則敗
矣則智慧出固所以有大偽也偽者德之反也有仁
義則其弊至于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偽則其
弊至于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是故有警叟之頑
弟象之傲而後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
有龍逢比于此無他去本日遠而已矣

息齋註

道散則降而生非偽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
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
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為仁而人以煦煦懷
其仁子為義而人以子牙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
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于其前哉不幸而又有
小智小慧者竊仁義而行之則偽自此滋亂自此始
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偽既多無非非者羣
非之中稍有自異于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
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
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
貴其似此其所以
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弃智。民利百倍。絕仁弃義。民復孝慈。絕巧弃利。

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

令平聲屬之欲反

蘇註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
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

老子翼

卷之一

三十一

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上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忘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唯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

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譏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偽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呂註

聖人知天下之亂始于迷本而失性惟無名之樸為可以鎮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乃所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鎮之也夫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則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絕巧棄利則不以惡與不善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迹則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固其理也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不尚賢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絕巧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貴而已人之生也萬物皆備于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絕聖棄智而復其初則其利百倍矣民復孝慈則六親皆和而不知有孝慈矣盜賊無有則國家明治而不知有忠臣矣不尚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盜賊無有則非特不為盜而已聖智也仁

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為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無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復乎性，而外物不能惑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學之至道也。

息齋註 聖者不自以為聖，智者不自以為智，使聖智不自以為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于外者無其形，眾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于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偽之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樸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樸，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筆乘 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繇世道日趨于文，故有此名。自

知道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素未受采，樸未斲器，此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于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蓋老子絕之于彼，正欲其屬之于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棄之，猥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晦，寂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

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唯土聲阿烏何反皆應

遠也怕古泊字靜也兆如龜兆之坼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識生矣有歸必稅駕而不乘乘外也無所歸無住著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衆人皆有餘遺失也沌如渾沌之沌無知也一作純小明為昭察苛細也悶莫奔反頑不知痛痒也古謂都為美郊為鄙食音嗣食母乳

母也見禮記內則篇

蘇註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

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園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至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于性而皆成于妄如畫馬牛如刻虎豨皆非其實潛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無足怪矣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于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各溺于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于一超然其苦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以分別為知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漂然無定不見其止宿也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于頑鄙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于母而已

呂註上絕弃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弃乎巧利之惡不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無為無為則神

老子翼 卷之一 三

神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絕學無
 憂唯之與阿出于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
 乎道一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雖聖知猶絕而棄之
 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
 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
 言其大而無極則不獨畏人之所畏而已何則人之
 所畏不可不畏所以同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
 同乎天也衆人熙熙則不知塞其兌閉其門也如享
 大牢則不知夫淡乎其無味也如春登臺則不知夫
 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則
 塞其兌閉其門而無味之足嗜無見之足悅也乘乘
 兮若無所歸以言唯萬物之乘而在已無居也衆人
 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怕兮其未兆如
 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凡此者以言其遺物而離形
 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以言其無知也純純兮以言其
 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
 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忽若晦晦
 則都無所見也都無所見則非特若昏悶悶而已其
 動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其靜也寂兮似無所止俗人
 昭昭俗人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故頑

似鄙凡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夫視聽思慮道之
 所自而生者也故于道為子而道則為之母衆人逐
 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而我則遺
 而去之凡貴養母故也故曰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
 天老子神矣何所事養而與衆人俗人為異而已欲
 使為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于道故也然則絕學
 之大指可知矣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雖無
 憂如禽向其未知所以絕學無憂之意矣

息齋註

學以無學為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

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為得道以無得為得
 真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于無學則天下之學無
 窮得其一而遺其二得于此而失于彼則必以得為
 喜失為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未始不同若不揣
 其本而齊其未則未必至于大異且唯之為恭與慢則
 為慢方其唯阿之間其相去幾何及其為恭與慢則
 相去遠矣嚮理為善背理為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
 幾何及其為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
 其本同故反慢而為恭反惡而為善在俄頃之間耳
 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于絕學有不難者然聖

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

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于衆者，衆人荒樂無

央，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

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爲

樂，實以爲美，實以爲明，實以爲智，味于心性而惟實

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游于道，其應物者非其

實也，故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所

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真愚人之心哉。蓋我所

異于衆人，識本達原，不

流于末，是謂貴食母。

筆乘

人之爲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奚憂之有。然非強絕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爲善者，雖異于惡而離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與阿之間耳。夫以善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游于性初方且荒兮未央，而豈若善之有涯，溪可限量哉。故人之樂善如享太牢，春登臺而我獨泊兮，如嬰兒之未孩，無朕兆也。乘乘兮無所歸，無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羸餘而

我獨若遺，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皆若有所見，而我獨昏也。悶悶也。忽兮若海漂兮，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真頑且鄙哉。以衆皆逐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皆從此而生。故謂之食母。

董思靖

或曰：唯阿同出于聲，善惡同出于爲。達人太

上忘情，是非俱泯。若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于善惡不

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

下至于惡而不

之顧，豈理也哉。

純甫註

天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

者心之白日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豈誠莽

莽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

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

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言之也。食者味之，以自

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

量矣。又奚暇爲彼俗學以自取憂

也哉。聖人所以異于人者，以此。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
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恍惚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
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真精是也王
輔嗣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
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
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為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

訓經歷亦同此義
甫美也又始也

蘇註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
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
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

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
形而情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
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
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
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
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于變也聖人
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
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呂註 其遺物離形至于若遺其去智忘心至于若鄙
已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
明明則疑于有物也然其中有象象者疑于有物而
非物也故曰無物之象又曰大象無形方恍而惚惚
則不疑不疑則晦晦則疑于無物也然其中有物物
者疑于無物而有物者故曰無物也然其中有物物
混成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曰有物
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精
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偽信而
不惑常而不一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故為道者不數不昧存其恍惚無視無聽
致其窈冥有象此有物有物此有精有精此有信為
道至于有信則與吾心符而至物得矣欲知天地萬
物之所以為天地萬物者莫不始于此而已故曰吾
之然哉以此

息齋註 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容
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為物恍惚窈冥而
不可常然于恍惚之中有象于恍惚之中有物于窈
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中中之有衆皆以為
有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有人所不知而
初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中之有有之粗者也唯無中
之有然後為有中中之真唯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
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
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羣有之始而知羣有之所由然
故能觀衆有也

純甫註 孔德之容即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惟道
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

貴食母也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皆幽
深微渺不可為象之意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即直
也變文叶韻與詩體相似逐句而為之說則鑿矣
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
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然指閱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吾何
以知衆甫為道所閱哉正以道體恍惚窈冥無可變
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
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
長也與此意合至禪伯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能為萬象主不逐四
時彫則更明白矣

筆乘 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
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人之學道
喜于有作至恍惚窈冥類苦其芒蕩難于湊泊矣不
知惚恍無象即象也恍惚無物即物也窈冥無精即
精也如釋典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也暫為假
常為真恍惚窈冥則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夫孰
真且信于此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昧者乃謂
恍惚窈冥之中真有一物者夫恍惚窈冥則無中邊

之謂也。而物奚麗乎。況有居必有去。又何以亘古今而常存乎。然則曷謂閱衆甫也。甫始也。人執衆有爲有而不能玄會于微妙之間者。未嘗閱其始耳。閱衆而其爲恍惚窈冥也。一矣。是所以知衆有即真空者。以能閱而知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老子之言。豈復異此。故閱衆始則前際空。觀其微則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空。一念歸根。三際永斷。而要能以能觀得之。學者誠有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符夫音

窪鳥瓜反

蘇註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直也。循理雖性。天下之至直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日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于世。則有不免于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我兼全。而復于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呂註 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能抱一。致柔。則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爲幾于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唯得一者。爲足以與此。故

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
多則惑制財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
所應者傳也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
可以曲可以枉可以濇可以敝無往而非一也故因
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
故曰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
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故曰不自是故彰歸天下以
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
也故長如是者無他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唯
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其要如
是而已知所以曲則全則知所以枉則直濇則盈敝
則新矣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皆由是也
豈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息齋註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
枉則直濇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
易惑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爲萬物宗
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
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
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于物之獨而不與

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
不可得而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
至矣是謂
誠全歸之

宏甫註

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道往往
以全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之通弊也
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
曲則不能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爲直而不知其
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濇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
常新飲酒食肉少也而以飽以適若務多不已則吐
噦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
夫一之能多也猶少之能得敝之能新濇之盈枉之
直曲之全也是倒行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爲直
干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由此觀之學道者可以反
矣夫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
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
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爲長不爭者人必不與
之爭皆曲全之道也嗚呼能全而歸之者果誰乎

筆乘

曲則全在則直濇則盈敝則新凡以明少則得
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得多矣故

一國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詎可得
芻喪生者繇其多方亡羊者苦于岐路

帝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

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

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

不足有不信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旦及晡為

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樂入聲

蘇註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

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

若夫陽亢于上陰伏于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為飄風

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

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謂之

以爲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

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言

志于仁猶若此而況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

則其所爲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

雖失于所爲然必有得于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

篤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

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呂註希言者以道言

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出于常然也故

雖天地爲之尚不能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于

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故唯從事于道者爲能無我

無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

則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而恢詭譎怪通

爲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

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

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

于是乎有道有德有失而不

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老子卷之一

筆乘 道以自然為至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有作
 可見也從事于道者不然而從事于道則自然矣自然
 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
 為德為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
 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信且不可
 得况不信乎苟離道而為德不能同于失矣離德而
 為失不能同于德矣所謂信不足焉有不信也皆飄風
 于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焉有不信也皆飄風
 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
 以自然為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
 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夫所惡夫自
 然而然則其自也無自也無自也無自也無自也無
 氏之所詞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名天地之始始
 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也無自也無自也無自也無
 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何能固之故曰精
 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
 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政與企同薛云舉踵曰跛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

反害其行贅疣贅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

惡之形贅人必醜之有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疣

縣贅出乎形而侈于性

是也惡去声處上聲

蘇註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

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譬

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

贅則

呂註 跛之為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為行非行之常也

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也道固無我

無我則不爭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

其為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矣而吾

復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侈之是贅行也餘

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眾人

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
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
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爲不爭一也

息齋註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
行曰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
道者必全于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
耳目內應于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
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
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
而有自心是爲餘食贅行夫食者適于飽行者適于
事既飽之餘芻豢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
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
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常行
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太天大地大王

亦太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混渾通先悉薦反強上聲介甫云寂

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

立古今常一日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

蘇註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
混然而成躰其于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
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寂兮
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于羣有而未
嘗始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
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
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
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
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
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

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矣。

呂註

有氣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也。可見也，可搏也，而耳目心之官辨是物也。未見氣與形質者也。氣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以義言之也。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六虛，而廢之莫知其所以也。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巳。大則周行，而無不在。不止于吾身而已。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巳。王者人之復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者人也。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形而合于無形于地，亦然。則地之所至，人亦至焉。故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無法為法者也。無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息齋註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脩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不見其終，則不知其終。既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由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尚何可位。天地育萬物，而況于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尚何可位。法地，法天，法道，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李約註

道大天大地大主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
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其義云法地
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如
道之無私生成而已如君君臣臣父子之例也
後之學者謬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法道
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
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
況地法天法道乎天地自然義理疎遠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
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

則失根躁則失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

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
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輜莊持反
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
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

重故爾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八羊傳曰常事自視
川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
也奈如也乘去聲失根一作失
本一作失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蘇註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
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行欲輕
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
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任天下
矣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
躁則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呂註

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
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是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為
可以約齋矣然猶不離輜重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
雖有榮觀為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
不可以無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
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
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
則靜矣苟其動常在于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
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故曰上無

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蓋輕則任臣之勞。而代之。而臣則無為。而與上同道。則不臣。不臣則是失臣也。躁則忘君之逸。而為天下用。則君亦有為。而與下同道。則不主。不主則是失君也。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息齋註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為，而常無為也。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于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為病，而躁之病猶窄。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為病，而躁之病猶甚于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于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宏甫註

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靜。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

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

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是謂襲明。故善

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取玉玷也。謫直革反。責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為之。楗，其偃反。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傳奕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二十字獨見河上本。占本無之。

蘇註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卑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全德之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于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弃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夫救人于

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處，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人無心于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

呂註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迹，則行固不能無轍迹者也。知行之所以行，則行出于不行，故曰善行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者，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唯得一而忘言者為能致數。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籌筭。天門無有闢闔，在我我則不闢，誰能開之。故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不以經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無轍迹。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無瑕謫。計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雖用籌筭而亂，雖有關鍵而開，雖有繩約而解。所存于已者不能無蔽，何暇人物之救哉。聖人唯能體道以善此五者，是以常善救人而無弃人，常善救物而

無弃物矣。何則此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于所同然之際，耳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其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唯其善救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明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哉。雖然，志道者忘心，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其師之為可貴也。不善人雖善人之資，而吾不知其資之為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者有所不知而遠迷矣。夫唯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所以為要妙也。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董註

輪輾地為轍迹，夫與道為一，何迹之有。謫過也，惟和以天倪，故無口過道。一而已，總括萬有，是謂善計。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能出乎其外。是謂善閉。妙本湛然，不為法縛，不求法脫。堂堂密密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于刻意尚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達，方便之門則反為教相所縛，不能徹見萬法根元矣。所謂善結者，無為而已。夫救人于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傳，豈足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為，迷其性于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容之，以先覺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

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故曰常善常之為言無時不然也

息齋註 行未有非無迹言未有非無礙計未有非籌筭閉以足故無礙迹言不以口故無礙計不以心故無籌筭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由其以至常為體而妙于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為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人無弃人以真常救物則物無弃物然亦豈聖人能為此哉由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于襲明則均于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若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于為惡雖有多智祇益為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程俱論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弃人救物無弃物有為之善

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為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羣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

宏甫註

自謂有法可以救人者是弃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善計無謫善言無迹善行皆可知矣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守係守也復並扶又反谿谷衆水所全也長上聲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呂註 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
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為天下
裕。裕之為物。受于谷。而輸于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
積。物之能通。而無迂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
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迂。及為物之所遷。則日益以
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于
嬰兒矣。白于色。為受采于物。為晦于行。為金于數。為
四。黑于色。為不受染于物。為晦于行。為水于數。為一。
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于行。為水。終之于抱
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故可以為天下式。為
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
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
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于無極
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為
辱。人之所以為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
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為天
下谷。谷之為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
自出者也。能為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
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真之全。而物之
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為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

直。能短能長。能圜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不足以
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
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子。守之以
為經。知之以為變也。樸散則為器。器之為物。能大而
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圜而不能
方。故聖人用之。為官長而已。非容乃公。乃王之道
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
牛。未嘗見生牛也。行之于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于
游刃有餘地矣。何事于

息齋註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
為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
知以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式。榮者
我加于人。辱者人加于我。我能受。則其益在人。人能受。則其
益在人。人加于我。而我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
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
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
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用其黑。用其辱。則
于嬰兒。用其黑。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曰。樸者。真常也。故
乃足。復歸于樸。所謂嬰兒曰。無極。曰。樸者。真常也。故

真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于常然後為道及樸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于道故用之為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謂大制不

純甫註 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同玄之道知知子之意雌雄以剛柔言黑白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

常之德嬰兒言其和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言之此章變文叶韻反覆吟咏亦與詩體相類既曰守雌為谿矣又曰常德不離覆而言之非為谿之後復有不離之功也既曰常德不離覆而言之非復歸嬰兒中而言之非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放此蓋天下之事非柔所能獨齊者固有時而用剛也非晦所能獨理者固有時而用明也非賤必知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剛不生于剛而生于柔明不生于明而生于晦貴不生于貴而生于賤是

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子也去道遠者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本也母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必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而天下之母在焉矣其子焉往所以為谿為谷為式而天下歸之者正以此真常之德未之離焉耳其常德不離則雖至剛以決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天下之賤然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未嘗不復歸其根也聖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以此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官長羣有司之長也樸可以剖而為器而器不可以為樸官長可以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以為官長聖人為母不為子猶之為樸不為器為官長不為羣有司正其本而己不然逐于忘母紛紛然惟雌白榮之求與物相刃相摩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而況天下之歸哉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取如左氏

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取為治之也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响音許一音虛羸力為反載始也又任載也隳許規反去上聲陸農師云去其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天下也

蘇註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其害耳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八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或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隨于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威之或墮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之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于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石

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外物在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呂註 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無事而已取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以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為器神器也唯神道可以御神器神無思也無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為也為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是以凡物有行則有隨有响則有吹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隳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執而為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其敢為也哉

元澤註 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為一雖兼制天下而未嘗有有故能從容無為而業無不濟糠粃土

其將陶鑄帝王若夫塊然有而以已遇物則雖六尺
 之身運轉妨滯若將不容而況天下之大歟取者取
 物是其有為者造作是其有為有已有為之人方
 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乎聖人心超有無不
 物于物故陰陽交代而我法不遷苟為有有則物與
 為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于前而不知隨
 者在后如形影之不舍响之欲溫而不知吹者之已
 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已則羸者有時而來知載
 而已則墮者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
 態有有者不知由已不了故有此患而更與為競夫
 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患之大充塞天壤安
 能操神器而不累乎聖人心合于無以酬萬變方其
 為也不以經懷如鏡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
 不為彼有有者妄見諸相矜已樂能為之不已故事
 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向
 吹強羸載墮之反覆故爾

息齋註

聖人體道以為質不得已而受形于天地之
 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

下而為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天下寄其所寄
 豈肯強其所無以失真常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

下為實有而我始君之于是以有為撓之有物以
 之而不知其所為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執者反足以
 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往可以行或止可以隨或嗑
 之可援或吹之可塞或強而壯或羸而損或任而載
 或弱而墮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為之執之使
 行者為隨嗑者為吹強者為羸載者為墮則雖天且
 不可而況于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
 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嗑可強
 可載者不至于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墮
 者不至于不及是謂以吾自然輔其自然
 薛註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為以害之是以聖人
 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
 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
 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
 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
 適當不可復過此
 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也。處上聲，善，卽有道者也。不得已，爲之難也。莊子曰：師衆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中，皆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于此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已，止也。早已，言不久也。

蘇註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無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

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成故未嘗敗乎。

呂註 人主者無爲者也，佐人主者有爲者也。取天下不能無事，而爲之不已，兵弊至于以兵強之，雖

佐人主者任在下，有爲猶爲不以道也。況于主道之無爲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克敵者也。敵而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克敵之謂也。此出于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強，其勢其果常出于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于強，非果于不得已者也。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于守柔，以爲強，乃所以壯，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弃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息齋註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

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
故荆棘生于屯戰之所饑饉起于軍旅之後則其不
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于一決而不
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為
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未嘗強皆生于
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
老是為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
盡年而歿而況于兵之老乎

宏甫註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
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
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物壯則
老此天道也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
謂不道不道之事
不可以不早已夫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
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
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

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佳之也。湯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去聲。處上一聲。下並同。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歿。恬澹，安靜也。美，即佳也。樂去聲。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

下似古之義疏。渾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

蘇註

以為常是謂不處

呂註 文觀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
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
居之時，則是固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
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勝而
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者天
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豈其樂哉，而美之
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也。故吉

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老子之察于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息齋註

兵不可住而住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爲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王輔嗣註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憤然不偏近于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止所以不殆川谷求于江海非江海名之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蘇註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

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秕糠足以陶
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
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然被于萬物無不均遍聖
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
萬物也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
逐未而喪本哉蓋亦知復于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
也江海之水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
物賓其
所宗

呂註道常無名名之為道則與道乖矣方其無名固
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而天下不敢臣夫
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
臣其所自始與其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
不有真君焉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真君君
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真君而不賓者乎故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
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
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王執
道紀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

人莫之令而自均也無名之樸無思也無為也工宰
一動則始制有名而名亦既有矣於是之時亦將知
止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
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則何殆之有哉此王侯所以
守之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
谷之與江海其有不歸之者邪

息齋註

此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

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
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雖
有高下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
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矣王
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為物物各
有名而天亦未嘗遂棄物也唯其未嘗棄物物立于
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
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
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于江海而江海之氣未
嘗不通于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
若以器取之則水陸
之分有不同者矣

筆乘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彫未琢故謂之樸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然能見小而守之者鮮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為動君而動為之臣一為萬主而萬為之賓又孰有臣樸者哉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之則有名矣苟其逐於名而莫止則一生二二生三將巧歷不能筭而種種名相皆以為實與接為構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貴其止止者鎮以無名之機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強之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作于道萬物皆歸于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會于宗殊名必統于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久而不亡者壽

自易之止其所也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蘇註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于知又非力之所及故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終身不能富也

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滅者也

呂註固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

然後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能自知非所以知常也則知常者乃所以與接為構日自心闢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于自勝則其于勝人也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皆備于我而無待于外慕也故曰知足者富有自勝之強則于道也勤行而已矣無事于他求也故曰強行者有志知其足于已而強行之則

能存其所存而不為物之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死而不亡壽者

息齋註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入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驚外不驚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凡不足者蓋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于我返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生漸離諸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能力行見清靜根漸返于道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知且暮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農師註

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滅與與死也夫唯生歿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蓋蜩之甲已歿而其蜩未嘗亡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

止

人不焚于火不溺于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于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不為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蘇註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已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世有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

呂註

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

可左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于小，小則不可名于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成功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唯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大。雖然，既大矣，而不可名于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不可名于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于無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為大也，果不在大也。聖人躰道者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息齋註

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為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未嘗

而萬物終無以過之。唯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主萬物，終無以過之。唯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唯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筆乘

可名于小，不可名于大。非小非大，非大非小。非小非大，非大非小。非小非大，非大非小。

其所以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林希逸云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既盡也。

希聲註

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唯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

秦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為之歡饜，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教之入心，泊乎其不美。希乎夷乎，雖不足以視聽，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蘇註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不足，以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

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

不平無不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闕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猶用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

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也無形也者大象也則孰將保我之而已則其往也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于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只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則非餌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川之豈可既乎過客止則為之蘊廬而已非可久者也用之不可既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

息齋註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

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

知心若知道而行則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惜之心苟為欲樂所餌過客止于所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為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即于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

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邦原作國今從韓非本

蘇註

未嘗與之而遠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

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

病用智如商賈巧于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
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軋而吾獨柔弱
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歿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
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
之自然然而居其自然而耳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
以勝物也然而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
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于柔
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
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
制之聖人唯處于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
與眾人共之者哉

呂註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知道物
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知此者也於張知歛於強
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于此哉
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歛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興
之奪之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為其所歛所張所
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也魚之
不可以脫于淵魚脫于淵則獲人離于柔弱則歿之

不可以脫于淵魚脫于淵則獲人離于柔弱則歿之
無間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器之利者在
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常在
于無形之祭安可使知其所以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元澤註陰陽之情如循環然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
矣唯至人深達先幾明乎無朕故養生則裕於屈伸
處已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數御敵則達擒
縱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澹然無事者以此
道也然則雖鬼神所以幽將不能窺而况于人乎易曰
天變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形則知
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人深達
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沖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
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
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顧雖剛強而柔弱則
能勝者動契乎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由此觀之文
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所謂利器者也魚冥伏柔弱
而自藏于深淵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

操至權以獨運萬物于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使眾
 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神靈而使眾
 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于人者知幾
 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
 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于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
 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為春夏亦一
 驗矣彼聖人者自藏于深渺之中而託柔弱以為表
 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以自託柔弱以
 獨化者邪易曰巽以行權非
 子曰于魚得計義協于此

純甫註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
 也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
 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
 者雖未形已然者則可見能據其已然而逆覩其將
 然則雖若幽隱而實至明白矣故曰是謂微明柔之
 勝剛弱之勝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微明則微而明
 可也明其微不可也何謂微而明謂此理以自養靜
 深敏退優游自得如魚之不脫十淵是也何謂明其
 微炫此理以示人后纂格尤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
 器示人是也莊子法筵一篇蓋明此意利器兵也設

象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為大道姦維縹之
 則為縱橫押闔之術其害有甚于兵刃也故聖人喻
 之以利器云

息齋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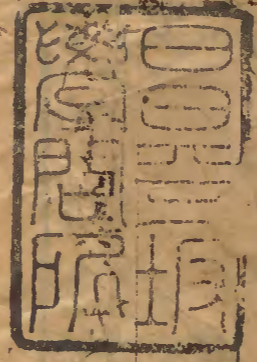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欲以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
 不可強止故欲歛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興之
 欲奪反與之夫欲歛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興之
 之動雖欲動自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
 止動雖欲動自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
 歛心弱志廢情奪欲不起心既不起亦不生此聖人
 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
 離道也若離道而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亦將有
 干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示人亦將有
 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
 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
 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

欲以靜天下將自正。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
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
也。羅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希聲註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體無名故無為用有
物之理得而天下正。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也。苟利
欲之情一有萌兆必以此大道之質奠而正之使無
得動。夫上德無為而無以爲則同于德矣。得于德者必失于道矣。下德爲之
而有以爲則同于德矣。得于德者必失于道矣。下德爲之
爲無爲而必有無爲之跡。後世將尋其跡而忘其本或
爲無爲而至于有爲。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
心跡兼忘。至于玄之又玄也。夫能心跡兼忘事理玄
會則天下各正性命而無累于物之迹矣。首篇以常
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于重玄。此篇以無爲爲體
無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蘇註道常者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聖人以無
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
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

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
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
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
心尚有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呂註萬物皆有名也。而道常無名則有名者莫不爲
知無爲而已。無爲而無不爲則未嘗有夫無爲也。故
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
之實與其所以實哉。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各亦
自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于無名也。樸而無名之
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無名之
樸亦將不欲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無爲而
已。而亦未始有夫無爲者。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
侯王守道以至於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
不自正者乎。夫老子真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
物爲事而于侯王如此其諱諱何也。道以修之身爲
真以修之天下爲普使侯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
下不亦普乎。夫不膏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則修之天
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
弃仁義則曰老子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

焉呼彼不見其所以絕
 弃之意宜其不取焉耳
 息齋註
 道自無而入有始于喜怒哀樂之萌而極于
 刑樂刑政之備極而不反化無窮則愈失
 道矣故聖人于其將流則復以樸鎮之既鎮以樸
 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樸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樸之心
 則樸非其樸矣不
 欲以靜民將自正



羅山子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the texture of the aged paper.]

